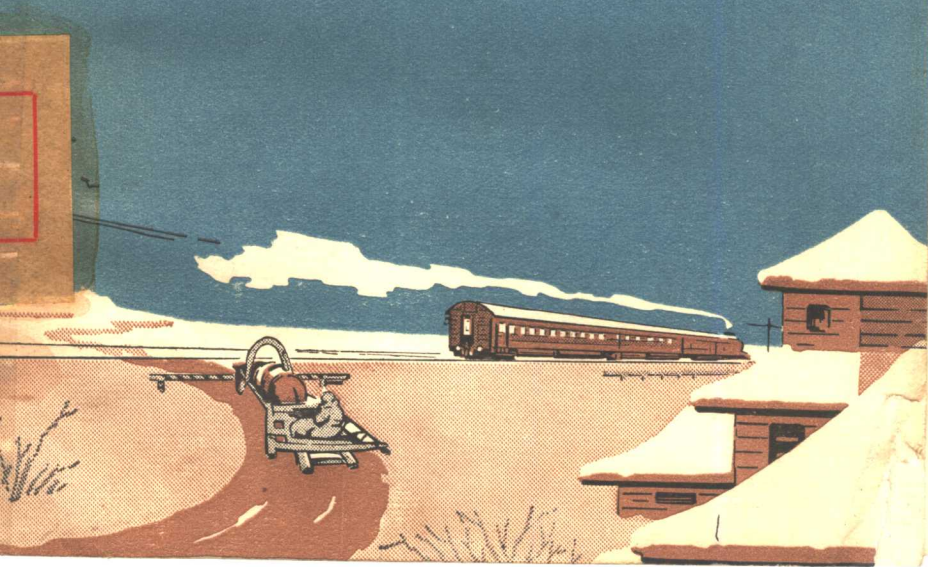


道路在呼喚

費道尔·柯隆采夫著

青 江 譯





道路在呼唤

〔苏〕费道尔·柯隆采夫著

青 江 译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958 •



Федор Колунцев
ДОРОГИ ЗОВУТ

本書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ЦК ВЛКСМ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55 年版本譯出

»

道 路 在 呼 喚

〔苏〕賽道尔·柯隆采夫著
青 江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45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5 3/16 字數 91,000

1958年4月第1版

195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1,000 定价 (6) 0.44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四個短篇小說。

道路在呼喚描寫蘇聯青年怎樣響應黨的號召，離開心愛的城市到農村、到遙遠的西伯利亞垦荒去；描寫他們怎樣把數千萬頃沉睡的土地開垦起來，給祖國增添耕地和糧食，並且也描寫了青年們怎樣在改造大自然的鬥爭中，逐漸改造了自己。

熱帶鳥揭示和批判了在一小部分蘇聯青年身上的資本主義思想殘余。

一月之夜描寫蘇聯工人同志們如何滿懷信心地走向未來；描寫他們如何關懷自己的妻子和下一代，如何渴望着下一代去繼承他們偉大的事業。

娜斯金卡一文通過極平常的生活細節，朴素而細致地敘述了一對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

正當黨號召我們知識青年參加體力勞動、到鄉下去做第一代有文化的農民時，閱讀這本書會給我們帶來許多教益。

目 次

道路在呼喚	1
熱帶鳥	96
一月之夜	114
娜斯金卡	133
譯后小記	157

道路在呼喚

第一章

伏洛嘉有点激动，但坦尼姬对这并不感到困窘，也不感到兴趣。她已經习惯了：伏洛嘉在最近半年里大大地变了，开始对她感到羞澀，有时候沉默好一会儿，并且看得出来，他自己的沉默使他感到苦惱，但他怎样也想不出跟她要說的話来。

这是可笑的，因为她和伏洛嘉是在同一个鋪着瀝青的大院子里長大的，这院子的四周被梅尔茲良柯夫胡同里那幢八层楼的高牆包圍着，他們从小就在一起玩耍。

在童年，他們很要好，所以女清洁工斯杰潘尼达开玩笑地把他們叫作未婚夫和未婚妻，之后其他許多人也就都这样称呼他們了。

伏洛嘉是鉗工的儿子，而坦尼姬却是語言学家的女儿。当小伏洛嘉到坦尼姬家里去的时候，她的母亲常教他怎样拿叉子，怎样对大人說“您”。

总之，他們从懂事那天起，就相互認識了。是的，生活曾两次把他俩分开了几年。第一次是在战争爆发后不久，

坦尼姬跟着父母亲撤退到外高加索去的时候。而第二次是在他們各自滿了十三岁的时候。在这样的年齡，伏洛嘉还是小孩子，一有空閑，就踢足球，也不放过一張新的电影片子，但坦尼姬却長大了，她已經关心着自己上学时穿的那条經常燙得平平正正的圍裙了，并且瞞着母亲讀完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期间他們的友誼开始削弱了。恰恰在这时候，伏洛嘉的父亲死了，他只得离开原来的学校，轉到工艺学校去求学，后来进印刷厂做工。在这几年里，他和坦尼姬只不过匆匆地相遇，寒暄几句罢了，所以总的說来，他們各自單独地生活着，單独地成長着。

不过对于坦尼姬來說，伏洛嘉終究还是自己人——“我門院子里的伏甫卡”；对于伏洛嘉呢，她也还是那个坦姬揚卡，他曾經为了一个顏色斑駁的、鷄蛋形的撒砂器而和她打过架。有一次，仲夏时分，当住在同一幢房子里的、与伏洛嘉和坦尼姬同年的男女青年們偶然聚集在院子角落里那所木板屋后面（他們曾在这地方玩过）的时候，伏洛嘉和坦尼姬很自然地坐在一起了，仿佛他們童年时的游戏根本没有停止过，仿佛这整个时期內他們仍然是“未婚夫”和“未婚妻”。

童年时的印象，仍然鮮明得历历如在目前。但童年已經过去了。在这天傍晚，坦尼姬好象第一次清楚地发觉伏洛嘉大变了。他的头发已經变黑，上嘴唇上已經冒出了一些黑色的柔毛。面相也变得更矜持，更严肃了，当他望着坦尼姬的时候，眼睛里露出一種溫柔体貼的神情。哦，他完全

变成一个安詳、自信的成年人了。而当一度有过“面包圈”綽号的航空学院学生薩瓦·布勃萊尼柯夫按照旧例逗弄他們，說“未婚夫和未婚妻，亲亲密密不分离”的时候，坦尼婭不禁感到臉紅，甚至从伏洛嘉旁边把身子稍稍挪开了一点。

在这天夜晚，伏洛嘉和坦尼婭两人在特維爾斯克林蔭道逛了好一会儿，后来沿着赫尔岑街走向列宁圖書館，然后又繼續走到莫斯科河畔。他們象两个闊别已久的朋友，談着話，不时打断对方，都想尽可能多、尽可能詳細地把自己的情况告訴对方。他們俩都很高兴，他們只要听半句話就能懂对方的意思；他們俩都觉得奇怪，在这些年里他們見面、談話得这样少，仿佛是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里。

第二天，伏洛嘉来到坦尼婭家里。在坦尼婭的家里，一切东西都放得和过去完全一样，所以对于伏洛嘉說来，到这儿来拜訪以及昨夜的談話，都好象是对往事作一番激动人心的回忆。

看样子坦尼婭明白了他这种心情。她把他領进貯藏室，拖出一只箱子，里面藏着她童年时代的玩具：手推的独輪小車，金色的发箍，甚至还有那鷄蛋形的撒砂器。

伏洛嘉望着这些童年时代的紀念品，他愉快地感到：这些玩具用一根无形的綫把他和这位穿着綢衣和漆皮鞋的、清秀的面孔上露出得意之色的美丽姑娘紧紧地連系起来。

后来他們走进走廊，停在坦尼婭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那扇包着一层漆布的書房門边。从前是不准許他和坦尼婭走进这間屋子的。他們甚至从走廊上經過的时候，

也总是要用脚尖走路。而現在坦尼婭却勇敢地推开这扇包着漆布的房門，說道：

“进来吧，伏洛嘉。現在爸爸在自己办公室里工作，这间書房是我的。”

書房很漂亮，沿牆摆着几只櫟木做的書櫥，还有一張堆滿許多文件的大書桌。桌上，文具旁边摆着一个发黄的人腦壳。

“我就在这里学习，”坦尼婭說道。随后她微微一笑，指着人腦壳說：“春天里这玩意儿引起过一段故事。我要考解剖学，但我們的克拉娃却宣布說：‘我決不和死人的头顱住在一个宅子里！請解雇我吧。’我們全家効了她一整天，——还是沒有說服她。我只好帶着人腦壳到瑪琳卡·伏洛辛娜家里去学习。現在，克拉娃到她的乡下休假去了。”

伏洛嘉对这間書房感到陌生。这人腦壳、这竖在書櫥里的燙金書脊、这挂在牆上的大照片（照片上坦尼婭和一些青年男女們，大概是她同級的同学，快乐地笑着），——对所有这一切都感到陌生。就是对坦尼婭本人，伏洛嘉也感到陌生，他不知怎的突然变得拘束起来：她已經上医学院三年級了，而他在今年春天才讀完青工夜校里的十年級。

但在这时候，坦尼婭的母亲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走进了房間，她一来，对往事的回忆便繼續下去。

她看見了伏洛嘉，非常高兴，用柔軟的手掌撫摸他的头，請求道：

“站起来吧，讓我看你。在院子里虽然常常遇見，但

你总是匆匆忙忙地跑过去……噢，你長得这样大啦！完全是个男人了。”

“媽媽，”坦尼婭說道，“这多么可笑，他長胡鬚了。你只要想想看，伏甫卡突然長胡鬚了！”

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把他們領到飯厅里，在这里，伏洛嘉心里又涌起了許多往事。桌上还是摆着許多年以前的那只銀盤，还是那些茶碗。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也和从前一样，在倒茶之前仔細地察看每一只茶碗，看看茶碗里有沒有掉进什么髒东西。

伏洛嘉回去的时候，坦尼婭出来把他送到楼梯边。他們默默地站在門旁。后来坦尼婭說道：

“你知道嗎，伏甫卡，有时候生活中的情形是很奇怪的。在童年，我和你本来很要好。但后来不知为什么疏远了。这么許多年来几乎沒有見過面。大概每个人都覺得，我們已經是完全不同的人了。至少我曾經这样想过。昨天和今天，我却有这样一种感觉，好象这些年里我們繼續保持着友誼。童年的朋友——这終究意味着許許多多的东西。大概这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伏洛嘉听着她說話，又很愉快地感到他自己和她亲近起来了。

“当然罗，”她补充說道，“如果我和你重新开始友好起来，大概在許多方面我們都需要摸熟彼此的脾气。我們將对許多东西有不同的看法。不过，我以为这并不是不可能克服的。”

“也許是这样，”伏洛嘉說道。

他望着坦尼婭，心里想她当然已經完全不是过去那个坦尼婭了，她的臉蛋也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以前她的鼻子是扁的，而現在是微翹的、端正的，还有两道很秀气、固执的眉毛……当然，坦尼婭說得对：他們必須重新熟悉起来。但也許会有这样的結果：他們中間新的友誼怎么也建立不起来。

一想到这个念头，心里便不自在起来，因为就在那一刻伏洛嘉已經明确地感到，他現在失去坦尼婭不是这么簡單了。

当他已經打开自己家門的时候，心里詫异地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虽然和坦尼婭只隔两个楼梯，但却会一連数月碰不到。

坦尼婭說得对：矛盾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友誼很快地恢复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伏洛嘉那和藹的脾气，也許还由于他們很快地在兩人之間分配了“勢力范围”：在道德、艺术、人类关系的一切問題上，坦尼婭是权威；如果話題涉及什么是雷达，或者怎样开凿地下鐵道的隧道，那就要由伏洛嘉說話了，而坦尼婭听着，她根本不会想到要和他爭辯。

夏天，他們几乎每晚都見面，所有的星期天也都是在一起度过的——乘游艇到季舒柯沃去，或者在奧斯坦金斯基公园里漫步。

在这几次散步中間，在坦尼婭的性格中，还显露出了某些伏洛嘉感到突然的、但更使他們接近起来的特点。坦尼

姪原来是个坚毅、活泼的姑娘，并且和伏洛嘉一样，也喜欢各种危险的游戏。

她强迫伏洛嘉把从求学时候就保存在家里的那辆旧脚踏车修起来，又向别人暂借了一辆，于是她和伏洛嘉瞒着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骑着脚踏车远游去了。

在莫斯科骑脚踏车，要沉着机灵，掌握良好的技巧。伏洛嘉是精通此道的：每年夏天，他们院子里的小伙子们骑着脚踏车，成群结队地在莫斯科全市奔驰，弄得出租汽车的司机们大光其火。但和坦尼娅一起骑车子，只会给伏洛嘉带来不安。她不顧死活地在汽车和无轨电车的急流里飞速穿行，常常使伏洛嘉因担心她而惶惶不安。

有一次，他们几乎吵起架来。出了卡鲁日斯基关卡之后，坦尼娅抓住一辆载重汽车的车厢，那辆汽车在公路上以每小时六十公里的速率带着她。伏洛嘉落在后面了，过了二十来分钟才赶上坦尼娅。她站在公路边上，身旁立着一个民警。他怀疑地把坦尼娅那张学生证研究了好半天，不时望着她那风尘仆仆的紅脸，沾满了車油的滑雪褲子。

“害臊哪，医生同志！讀大学三年級了，还干出这种事来！”

坦尼娅挑衅地冷笑一下。

“难道医生就没有权利从事运动嗎？”

“这不是运动，而是破坏交通規則。你倒想得好：抓住运输車子不放！”

坦尼娅听得厌烦起来。

“伏甫卡，把罰款付給他！”她命令道。

民警走开之后，坦尼婭說道：

“他想一切按規則辦事！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些枯燥无味的人。”

“他是对的。”在瘋狂地赶了一程以后，伏洛嘉还不能喘过气来。“等你摔掉了腦袋，那时你就懊悔了……”

坦尼婭大笑起来。

“你說什么話？我摔掉了腦袋，那我將用什么看东西呀？”她又严肃地补充道：“听了你这些話，我想你可能是个胆小鬼。”

伏洛嘉受了委屈，臉色发紫：这是不公平的，他不是替自己担心呵。

这一天因为他讓了步，所以他們才总算沒有吵起来。

坦尼婭从跳板上練習跳水，企图在克里木大桥附近游过莫斯科河，她还想出許多不太理智的、总是危險的玩意儿。

总的說来，随着坦尼婭的出現，伏洛嘉的生活显得特別的朝气蓬勃。坦尼婭的决定总是很突然，并且要求立即执行。

但也有幽靜的时刻。玩了一天疲倦了，在索柯尔尼基①池塘的附近，或在庄严肃穆的环城松林里，坦尼婭突然变得严肃起来，思想集中起来。那时候，他們久久地、默默地靜

① 索柯尔尼基是莫斯科城郊的风景区。——譯者注

听針叶間的风声，或者观看环绕池塘、枝叶纷披的柳树。他們把这叫做“观赏风景”，因为坦尼娅总在这样的時候說：

“讓我們靜悄悄地坐一会，看一看四周的景色。”

在这方面，她有自己的理論：人應該关心他周圍的一切，而不能孤芳自賞。“我蔑視那些自私自利的人①，”坦尼娅說道，“如果下雨的話，他們只想到雨會把他們淋湿。太陽也是他們的敵人——可能突然會把頭頂烤焦。他們是這樣評價人的：這是好人，因為他待我很好；而那是坏人，因為他不喜歡我……”

她對於人的關懷是誠懇、真摯的。和某一個生人認識之後，她要用許多問題問他，而人們也願意回答她，大概是因為在這些問題里並沒有絲毫所謂好奇心。當不能問的時候，她便猜想起來。譬如，在無軌電車里看見一個年青女人手里拿着一只塞得滿滿的提包，她便在伏洛嘉耳邊低聲說道：“瞧，這一定是個女教師。她那只皮包里有許多練習簿，簿子上寫着圓滾滾的草體字和紅墨水寫的評語。昨夜她整晚都在批改練習簿。而現在她是乘車到學校里去，小男孩、小姑娘們都在那里等着她……他們都很焦急不安，不知道自己練習本里批的是什麼分數。也許，那里面還有幾個二分呢！”

“你瞧，伏甫卡，你听呀！”坦尼娅歡喜這樣重複說。

於是伏洛嘉“瞧了，也听了”，——他瞧着坦尼娅，也听

① 原文是 *Надутые индюки*，直譯是翹着尾巴的吐綬雞。——譯者注

着她講話。對於和坦尼婭不發生直接關係的一切，他愈來愈不感興趣。於是坦尼婭生氣了：

“你不是個好學的人，伏甫卡！”

秋天，他們見面的次數少了，但每星期坦尼婭總要給伏洛嘉打一次電話，於是他上樓到她家裏去了。幾乎每次在放着幾只櫥木書櫥的書房裏，伏洛嘉會碰到坦尼婭那群同班同學。一開始，這些鬧嚷嚷的團聚使他感到很侷促，但自尊的秉性以及善於接近人的能力使他很快就得到了坦尼婭的男女同學們的敬重。這是些很好的男女青年，雖然他們常常說一些伏洛嘉不太懂的東西；但在他們面前，他有一種長處，連他們也感到這一點：他開始獨立生活比他們早得多，他比他們有着更多的生活經驗。

一切都很好，但將近冬末的時候，坦尼婭開始發覺，伏洛嘉愈來愈沉默、愈來愈拘謹了。一開始她想，他為了什麼事情在生她的气，但經過詳細的觀察之後，她發現在伏洛嘉的拘謹里面根本沒有生气的成分，而是不知怎麼產生的膈膜。好像現在有一種東西妨害着他們正常地交往。仿佛有一個第三者站在他們中間，固執地不讓他們相處得象以前那樣坦率。當他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這就更明顯了。伏洛嘉的心情也感染了坦尼婭，現在他們總是長久地保持着沉默，仿佛室內真有一個第三者，由於他的在場，根本不能想出什麼話題來，根本不能坦率地說一些心裏話。

坦尼婭在這一點上略略思索了一下。有一天晚上，她對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說：

“知道嗎，媽媽，我覺得伏甫卡愛上我了。”

这个消息使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不安起来。

“根本是胡扯！”她說道。

坦尼婭自己也不知道，她說得恰当还是不恰当，但这种发现使她不安，她感到委屈：母亲就这样无保留地、气鼓鼓地对他下了結論。于是她挑衅地說：

“为什么是胡扯？”

“第一，你想出嫁还太早……应该先讀完医学院……第二，伏洛嘉是个很好的小伙子，我也喜欢他，但他的生活不順利。才勉强讀完了十年制学校……总之，你們以后一定会发现兴趣上的不一致。”

坦尼婭根本沒有想到出嫁，所以更加生气了：

“你嫁給我爸爸的时候，比我現在还年青。”

“时代不同，”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不能十分令人信服地說道。

坦尼婭爬到窗台上，坐在那儿，把下巴攔在膝盖上。她那苗条的側影和打在后腦上的重甸甸的辮結都清楚地刻划在黑色的方形窗框里。

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望着她的姿勢，望着她咬着下嘴唇，睫毛微微抖动着，——于是突然感到一种掩飾不住的紛乱情緒，她清楚地知道，坦尼婭現在需要的不是实事求是的劝告，而是恳切的安慰。她又想道，坦尼婭也許会有生以来第一次不听最理智、最清醒的劝告，因为坦尼婭在她不知不觉中已經变成大姑娘了，她已經开始了初恋的生活……

日子一天天过去，伏洛嘉愈来愈沉默、愈来愈腼腆。有时候他的举动简直使人诧异：几乎整个月不到坦尼娅家里去，借口工作忙，拒绝在星期天出去作滑雪游戏。他的这些举动，坦尼娅不能对自己作解释。但最主要的一点，她明白了，经过了初期的羞涩，很快就对伏洛嘉爱她这个想法习惯了。现在她感到自己对他的态度，比起当初她不理解他的变化时，要自由得多了。

重新细察伏洛嘉之后，她突然发现：他的头发不仅是黑色的，还夹杂着秀丽的栗色，面部微呈黝黑，两肩宽宽的，当她跟他从街上走过的时候，许多姑娘都看着他。

所有这些发现都使坦尼娅高兴，因为伏洛嘉愈美丽，她自己也就愈漂亮、愈动人。如果她知道自己想错了，或伏洛嘉不爱她，那她一定会非常悲伤。但同时她又害怕伏洛嘉克服了腼腆，突然跟她谈起自己的感情来。

是的，伊琳娜·米哈依洛夫娜何必谈到出嫁太早呢。坦尼娅根本没有想得这样远。当她想到伏洛嘉，想到他对她的爱情，或者发觉这种爱情表现时，心里只不过快乐就是了，——此外，她什么也不需要。只在有时候，当她沉浸在那种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激情里——这激情使她怀着怦怦的心跳从五尺高的跳板上跳进水去，或者骑着脚踏车在莫斯科街道上飞驰——的时候，她才容许自己用挑逗的目光和微笑鼓励伏洛嘉，并且小心谨慎地暗示她理解他变化的原因。

在不知不觉中，伏洛嘉爱她的这种意识，对于她已经成